

湘江头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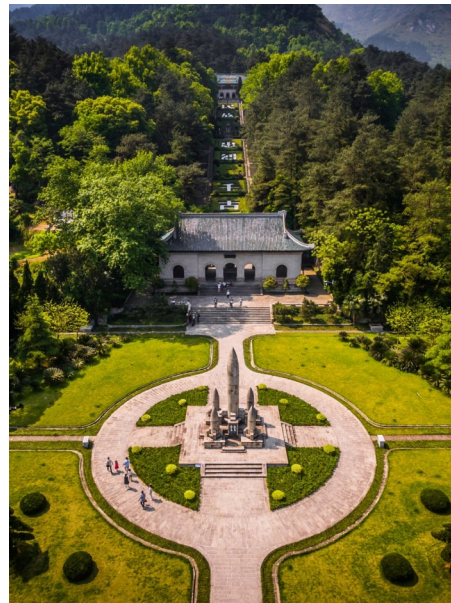
忠魂毅魄萃名山

——寻访南岳抗战纪念建筑群

鹰岫

南岳衡山，为“五岳”之一，佛道圣地。抗战时期的衡山，曾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办过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对抗战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衡山有着中国最大的抗战纪念建筑群，每逢春、秋之祭，成群结队的祭扫者齐聚忠烈祠，缅怀悼念抗战英烈。

忠魂有托、名山增色，古老的南岳，荣膺“抗战名山”的盛誉。



南岳忠烈祠，是我国建筑最早、规模最大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之一。

罗铭 摄(湖南图片库)

1. 巍巍忠烈祠

从衡山山麓的胜利门举步上山，一路上斑驳的纪念碑塔潜藏在道旁密林，远处可见青色瓦顶的民国建筑点缀冈峦之间。厚重的抗战史脉络，沿着主干道不断延伸。

香炉峰下的忠烈祠松柏依依，高山仰止的观感油然而生，这里号称“小中山陵”。山门、纪念堂、享堂沿中轴线递进排布，建筑物作为纪念符号，无不被建造者赋予特殊的涵义。

山门后建有四小一大炮弹造型的七七抗战纪念塔，象征着“五族”共同抗战，曾临阵指挥安亭战役的薛岳，不忘在纪念堂背后建立一座形似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安亭战役纪念碑。

拾级而上到达享堂，堂中安放“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及蒋麟阁、赵登禹、张自忠、郝梦龄、饶国华、王铭章等抗战殉国将领牌位，祀以国典。游人对“忠烈祠”悬匾啧啧称奇，纷纷热议“烈”字笔画少了一点，是否隐含“烈士少一点”的寓意？

形制如此宏大的忠烈祠落地于南岳衡山，多少有点偶然成分。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称阵亡将士曝尸战场对士气打击至大，引以为最大耻辱。会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受命在衡山选址筹建阵亡将士公墓。

在薛岳的蓝图中，不仅规划了集体、个人墓区，还辟出供奉牌位的忠烈祠，远超蒋介石许诺的范围。重庆方面拍来电报，指示全国性的忠烈祠应由中央统筹，地方不能单独修建。薛岳电陈辩称岁时节扫便利，才在墓侧建筑祠宇，与中樞祭祀不相冲突，意谓忠烈祠非建不可。

也许是拗不过这位虎将的坚持，庞大的工程最终获批。1940年9月10日，南岳忠烈祠第一期工程正式破土动工。第二期于次年11月5日兴工，至1943年6月全部竣工。7月7日，南岳忠烈祠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大典，主持者薛岳在忠烈神位前恭读祭文，郑重宣布“抗战以来，各忠烈将士，即日入祠，岁时奉祀”。

民国时期，首都忠烈祠一直未建，南岳忠烈祠某种程度上补缺了“崇祀全国忠勇烈士”的功能。如今，这里被誉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抗战烈士陵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罗荣桓、陈毅、程潜、王震、罗瑞卿等，先后来南岳视察，前往忠烈祠参观或凭吊，并对管理保护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南岳祝融峰。

周翔宇 摄(湖南图片库)



南岳忠烈祠全景旧影。

作者供图

2. 阵亡将士碑

按照南岳忠烈祠建筑规划，祠宇东、西两边的山地设将、校、尉墓位279座，士兵集体墓地另行划定。随着抗战渐向相持阶段过渡，为国捐躯将士数量日增，图纸上的位置陆续成为各部队圈定的阵亡将士坟茔。

于是，自忠烈祠以下至华严湖畔，环列着七十四军公墓、六十师公墓、一四零师公墓、五十四军纪念塔、五十三师纪念塔、十四军纪念塔及十四师纪念塔。

位于忠烈祠西岗前端突出部的七十四军公墓，堪称忠烈祠建筑群的代表作。七十四军多次力敌日军，荣获最高荣誉“飞虎旗”。为纪念京沪、兰封、张古山、上高、长沙、五峰山等战役中阵亡的万余名将士，七十四军在此修筑衣冠冢。

出忠烈祠山门右转，道旁“游人至此、

脱帽致敬”石碑，引导瞻仰者进入参拜的甬道。墓园规模不算宏大，牌坊、华表、纪念塔与墓冢依据山势从容布局，充分展示了核心后置、左右对称的中式陵园建筑特点。在建成初期，山体视野远较现在开阔，陵园庄严恢宏，远观如猛虎下山，是为南岳一景。

1995年，七十四军公墓完成修复。拂去历史劫难的尘埃，纪念塔上的字迹得以恢复。灰褐色的青石块紧密堆垒，题刻体裁不一、字体各异，文采斐然的书艺，在山林的光影间极显荣荣。

近年，六十师公墓、五十四军纪念塔、五十三师纪念塔、一四零师公墓先后完成重修。七十四军作为修旧如旧的先行范例，凸显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3. 将军纪念塔

五十四军与南岳渊源至深。军长陈烈曾任南岳游干班政治部主任，该军曾驻衡山、衡阳整训，号为“还我山河”部队，在粤北会战时收复翁源、英德。陈烈率军驻防云南富宁时，因拔牙罹患败血症病故，遗体运回衡山络丝潭安葬。

其好友田汉赋诗致哀：粤北曾传虎将名，秋风白马又南征。岂因烟瘴回锋锐，常为光明作斗争。清血奈何无药石，埋忠差幸有佳城。络丝日夜风雷走，犹作箭源杀敌声。

陈烈纪念塔原屹立于络丝潭西侧高地，建筑风貌高大雄伟，其西式设计在南岳衡山也是独树一帜。建筑物摒弃常见的方尖碑设计，采用回廊灯塔建造样式，风格大胆前卫。塔顶十二道光芒的军徽隐喻照明灯，位于岸上的纪念塔与水文景致高度交融。

这种融合现代元素的建筑意匠以其个性鲜明、富于想象而极具表现力，纪念塔成为络丝潭地标式建筑一般的存在。后络丝潭改建成华严湖水库，陈烈纪念塔亦随之湮灭无存。

除陈烈之外，孙明瑾、章亮基、郑作民、彭士量、罗启疆、胡鹤云、赵绍宗等抗战殉国将领也葬于南岳衡山，他们既有作战阵亡、也有积劳病故，由于当年战事的延宕，部分碑、塔工程并未完成。近年他们的陵墓已相继重建，瞻仰之余，令人感慨抗战维艰、戎马不易。

4. 胜利铁十字

介石的要求下，纪念碑增高了一尺，为抵御山巅强风，工程师又将碑增厚至四寸。由黄铜铸造的“抗战胜利纪念”碑名，铭刻在蓝黑色的碑正面上。

这座总重达750公斤的纪念碑，从长沙出厂后运往衡山祝融峰，最终树立在祝融庙侧的悬崖之上，成为南岳顶峰一道特异的风光。

时光飞逝，铁十字纪念碑现已无迹可寻，遗址上修筑了“望乡台”，是游人如织的热门打卡景点。有形的纪念碑虽已不在，后人却时时刻刻沐浴在先辈披荆斩棘换取的和平当中。

乡村博物馆，以乡土文化浸润人心

周慧虹



在浙江省安吉县，安吉竹博园里人们尽情享受中华6000年竹历史、竹文化的熏陶；在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鹿乡镇信家村黄金玉米博物馆里石斧、铁铤、木爬犁各类农具摆放齐整，有些农具还可供游客操作体验；在山西省长治市，以“红色”“古色”“绿色”为基础，一座座主题鲜明、独具特色的乡村博物馆应运而生……

乡村博物馆是记录乡村沿革、在地文化、民俗风情的重要载体。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群众的精神文化追求日益提升，博物馆在乡村正快速崛起。一个个有看点、有特色、有品质、有新意的乡村博物馆，守护了乡村文化根脉，活化了优秀传统文化，兴旺了乡村产业发展，厚植了精神共同富裕沃土。

乡村博物馆建设的过程，本身就是乡土记忆“唤醒”的过程，文化自信激活的过程，共同体意识强化的过程。从笔者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多数乡村博物馆都是依托当地资源，由当地人通过种种方式建设起来的。人们在参与乡村博物馆建设过程中，有机会得以重温一代代人的生活轨迹，重新认识传统民俗和文化气象的魅力和价值，在对文化根脉的追溯、对乡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中，激发出创造新生活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乡村博物馆虽坐落于乡村一隅，面向的却是社会大众。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座博物馆都无异于一所大学校。它是国民教育的特殊资源和阵地，是社会教育的重要承担者。一座座乡村博物馆，就是一个个小而美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对于参观者而言，走进乡村博物馆就是走进



江永县夏屋铺镇上甘棠村，有湖南省首家村级博物馆上甘棠博物馆。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行 摄

一直心怀感激

罗长江



1976年3月19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个日子。这天的湖南日报副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组诗《白云深处唱战歌》。从副刊编辑老师处得知消息后，我特意叮嘱乡邮员老刘，有了湖南日报的信请直接送达我手里。

几天后，我正在公路一侧的田里薅草，老远见到老刘停下单车喊我的名字：“湖南日报来信了。”我顾不得擦洗两腿泥巴就上了田埂，一路小跑。迫不及待又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一股油墨的清香扑鼻而来。第一次在省级报刊发表作品，居然占了大开报纸小半版篇幅，而且配了两幅插图！还往作者姓名之前加了“回乡知识青年”几个字。我沉浸在巨大的喜悦和激动之中，走路都有一种失重感。坐到田埂上，反反复复将样报看了一遍又一遍，其实什么也没看进去……

高中毕业回到农村，不甘命运摆布的我，一边挣工分养家糊口，一边将十分渺茫的希望寄托于一管水笔，拼命地写，狂热地写……多年后，我在一次“创作谈”中写道：“适值双抢季节，生产队仅两台打谷机，为提高工效，安排劳动力轮流换班踩打谷机。轮到换班了，顾不上洗洗腿上的泥巴和抹抹脸上脖子上的汗水，一屁股坐到田埂上，或是树荫下，写我稚嫩的诗歌或多声部合唱去了。为创作一首接一首的短诗、长诗，一等生产队收工，就躲到棉花地里写，躲到岩窝里写，躲到楼板上被虫蛀而颤颤悠悠的废楼上写，乃至蹲到茅厕上写……”长诗的手稿我至今还保存着，写在学大寨年代统一印制的记工单背面，依稀可见斑斑点点溅留在字里行间的汗迹、雨迹和泪迹。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突然有百余行的组诗在《湖南日报》醒目推出，激动和兴奋之情无以复加。这对于一个长时间蛰居乡村又不甘认命的草根青年来说，是多大的鼓励和肯定啊！”

许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的诗歌编辑叫鲁安仁，一位和善、睿智的女士，我们至今有微信联系，就因为这组诗作，是年9月，省文艺工作室通知我随省青年诗人访问团赴井冈山、庐山等地考察访问，当时我是访问团六位青年诗人中唯一的农民身份。访问期间创作的组诗很快发表，编入诗歌选集。组诗之一《井冈山晨雾》1978年入选广东省编中学语文教材，1981年获湖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

也就是说，是湖南日报第一个向我开启大

充满故事的场馆，就可近距离触摸相关物件所承载的历史印记。它使得乡土记忆和文化根脉更加具象化，可以说，乡村博物馆留住了时间，也留住了乡愁。

一座博物馆建成不易，运营发展更是不易。目前来看，许多乡村博物馆建设时间不长，管理运营机制尚在探索当中，意欲实现其长久、良性发展，就需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需要通过政府资助、社会捐赠、村民自筹、专项资金运作等等，使乡村博物馆有多渠道、来源稳定的经费予以支撑。与此同时，还有必要通过加强人才培养、与周围其他博物馆成立联盟等多种途径，提升乡村博物馆运营管理水平，推动乡村博物馆的内涵建设，努力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乡村博物馆不仅要“建起来”，而且最好能够“火下去”。这就需要用好现代科技手段。据悉，浙江省文物局上线“乡村博物馆地图”小程序，涵盖路线、展览、活动、风物四大板块及全平台检索服务，串联沿线乡村博物馆、旅游景点、餐饮美食、酒店民宿。像这样既方便参观者游览，又能有效“引流”的双赢举措，值得深入借鉴。

在此基础上，积极打造“乡村博物馆+”新业态所必需，乡村博物馆的管理运营者有必要统筹周围旅游资源，通过文旅融合策略，将博物馆游览与周边自然风光、特色民宿、农产品销售等相结合，形成完整的旅游产业链；探索“文旅+”深度融合新链条，以当地特色产业打磨乡村博物馆新亮点，为其持续“火下去”创优条件。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相比城市综合类博物馆的“高大上”，乡村博物馆虽然显得有点小、有些“土”，但只要实事求是善于运营，保持高品质、坚持特色、扎根乡土，就能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使乡土文化更好地浸润人心，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